孟 子

原本:
孟子读本, 王天恨编注, 台南: 文国书局, 1984.
四书五经, 宋元人注,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梁惠王章句上・第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为後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章句上・第二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顾鸿□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鱼跃。』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
乐其有麋鹿鱼 U 9F08。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汤誓曰:『时日害丧，子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
岂能独乐哉!」

梁惠王章句上・第三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
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则无望民之多於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 U 9F08 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 U 9F08 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以；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於时，数口之家可以无□矣；谨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
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於刺人而杀之，
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章句上・第四章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而死也。」

梁惠王章句上・第五章
梁惠王曰：「普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
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
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
孟子见梁襄王。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
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试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章句上・第七章
齐宣王问曰：「齐桓普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
曰：「牛可之？」对曰：「将以 U 91C1 钟。」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 U 91C1 钟与？」
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
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
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夫子之谓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宜王者，何也？」
曰：「有复於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
「今因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
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
『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
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
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後快於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以口与？轻□不足於礼与？抑为采色不足视於目与？
声音不足听於耳与？便嬖不足使令於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
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U 8385 中国，
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後灾。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後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
弱固不可以敌□。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何以异於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贾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不能进於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
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一章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
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弱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於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
见弱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
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梁惠王章句下・第二章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
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问国之大禁，然後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
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於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梁惠王章句下・第三章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诗云：『畏天之威，於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
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於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有罪无罪，为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耻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四章
齐宣王见孟子於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於晏子曰：『吾欲观於转附朝 U 511B，遵海而南，放於琅邪；
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而助不给。 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
乐酒无厌，谓之亡。』」
「『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景公说，大戒於国，出舍於郊，於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
『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微招角招是也。其诗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五章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其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食，乃裹□粮；於橐於囊，思戢用光；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食，行者有裹粮也；
然後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
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章句下・第七章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子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
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後察之；
见可杀焉，然後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为民父母。」

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九章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
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 U 65B5 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
「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
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哉！」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章

齐人伐燕，胜之。
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
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一章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苏。』」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其可也！
天下固畏齐之□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二章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而君之食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三章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於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斯城也，
与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则是可为也。」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四章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为善，後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君如彼何哉！□为善而已矣。」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五章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
「君请择於斯二者。」

梁惠王章句下・第十六章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
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
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公孙丑上・第一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於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尔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於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
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
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
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
0「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
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时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时者也。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邮而传命。』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上・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
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北宫黝之养勇也： 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挞之於市朝；
不受於褐宽博，亦不受於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
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後进，虑胜而後会，
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
不得於心，勿求於气，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
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
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
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
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
曰：『我於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於孔子曰：『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圣人，
污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
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孙丑上・第三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公孙丑上・第四章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暇。
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公孙丑上・第五章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於其市矣。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其野矣。
「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於天下。无敌於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孙丑上・第六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公孙丑上・第七章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
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
矢人而耻为矢也。
「如耻之，莫如为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公孙丑上・第八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禹闻善言，则拜。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
「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
「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公孙丑上・第九章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
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
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
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孙丑下・第一章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德天时者矣；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公孙丑下・第二章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
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
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
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矣驾。』
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其尊德乐道，
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故汤之於依尹，学焉而後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学焉而後臣之；
故不劳而霸。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汤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
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公孙丑下・第三章

陈臻问曰：「前日於齐，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七十镒而受；
於薛，□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赆，』予何为不受？
「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之。』予何为不受？
「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公孙丑下・第四章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
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
则反诸其入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公孙丑下・第五章

孟子谓□U 9F03 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数月以，未可以言与？」
□U 9F03 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U 9F03 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公孙丑下・第六章

孟子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
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
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孙丑下・第七章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
然後尽於人心。
「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
吾何为独不然？
「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乎？
「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公孙丑下・第八章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
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则可乎？何以异於是！」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
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
『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
『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
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公孙丑下・第九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於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
又从为之辞。」

公孙丑下・第十章
孟子致为臣而归。
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
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
是为欲富乎？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
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於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
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
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公孙丑下・第十一章
孟子去齐，宿於昼。
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公孙丑下・第十二章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
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
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於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於其面，
去则穷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公孙丑下・第十三章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

公孙丑下・第十四章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
「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滕文公上・第一章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 U 89B8 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
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文公上・第二章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
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
U 98E6 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於□宰；
□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滕文公上・第三章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谷。』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
「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为常。
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为民父母，使民□□然，将终岁勤勤，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
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
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莫养君子。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馀夫二十五亩。
「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滕文公上・第四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
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
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今也滕有食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後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後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於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
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
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於外，
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
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
农夫也。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
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
亦不用於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
北学於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
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位倍之。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
然後归。子贡反，□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
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
秋阳以暴之，□□乎不可尚已！』
「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於曾子矣。

「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
「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 U 50DE；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
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
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
相率而为 U 50DE 者也，恶能治国家。」

滕文公上・第五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
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
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
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
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
蝇蚋姑嘬之。其颡有□，睨而不视。夫□也，非为人□，中心达於面目。
盖归，反□□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滕文公下・第一章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
『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
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而後可。
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
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
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
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滕文公下・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第三章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
『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
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
『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
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血、衣服不备，
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滕文公下・第四章

彭更问曰：「後车数十承，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於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
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补不足，则农有馀粟，女有馀布；
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学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滕文公下・第五章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
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

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
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四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
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书曰：『□我后，后来其无罚。』
「『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
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不行王政云尔，□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
齐、楚虽大，何畏焉。」

滕文公下・第六章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传诸？使楚人传诸？」曰：「使齐人传之。」
曰：「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
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滕文公下・第七章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
「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街已甚；迫，斯可以见矣。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往拜其门；
阳货□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其亡也，而往拜之；
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
非由之所之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之已矣。」

滕文公下・第八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滕文公下・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
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
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
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
灭国者五十，区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U 5ED0 有肥马；
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五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滕文公下・第十章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
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
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与？
抑亦盗跖之所□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
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於於陵。他日归，
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曰：『恶用是 U 9D83U 9D83 者为哉！』
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U 9D83U 9D83 之肉也！』
出而哇之。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
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离娄上・第一章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
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
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於众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
国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
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
「泄泄、犹沓沓也。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故曰：青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离娄上・第二章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
百世不能改也。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离娄上・第三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完庙；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离娄上・第四章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离娄上・第五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离娄上・第六章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离娄上・第七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於吴。

「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师也。

「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於天下矣。

「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今也欲无敌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离娄上・第八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谓也。」

离娄上・第九章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故为渊□鱼者，獭也，为丛□爵者，□也；为汤、武□民者，桀与纣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为不畜，终身不得；□不志於仁，终身忧辱，以陷於死亡。
「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离娄上・第十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离娄上・第十一章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离娄上・第十二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获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於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於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离娄上・第十三章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於天下矣。」

离娄上・第十四章

孟子曰：「求也为李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於孔子者也。况於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离娄上・第十五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
胸中不正，则眸子□焉。
「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哉！」

离娄上・第十六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
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离娄上・第十七章
淳于 U 9AE0 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
「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离娄上・第十八章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间不青善，青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离娄上・第十九章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
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养曾 U 6673，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
曾 U 6673 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
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
「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离娄上・第二十章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离娄上・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离娄上・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青耳矣。」

离娄上・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离娄上・第二十四章
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
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一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离娄上・第二十五章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哺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
而以哺啜也。」

离娄上・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後为大。
「舜不告而娶，为无後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离娄上・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

离娄上・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
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离娄下・第一章

孟子曰：「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离娄下・第二章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
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
「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离娄下・第三章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U 8ACC 行言听，膏泽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
「今也为臣，U 8ACC 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
又极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离娄下・第四章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

离娄下・第五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离娄下・第六章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离娄下・第七章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
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离娄下・第八章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後可以有为。」

离娄下・第九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後患何！」

离娄下・第十章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离娄下・第十一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离娄下・第十二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先其赤子之心者也。」

离娄下・第十三章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离娄下・第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
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下・第十五章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离娄下・第十六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离娄下・第十七章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离娄下・第十八章
徐子曰：「仲尼亟称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尔。
「□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离娄下・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传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离娄下・第二十章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汤执中，立贤无方。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离娄下・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王者之 U 8FF9 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囗杌，鲁之春秋，一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离娄下・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离娄下・第二十四章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
「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学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
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
曰：『小人学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
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

发乘矢而後反。」

离娄下・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离娄下・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离娄下・第 二十七章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
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
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言，孟子独不与□言，
是简□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
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离娄下・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
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於禽兽又何难焉！』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後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
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
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离娄下・第二十九章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
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乐：孔子贤之。
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 U 9B2C 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
「乡邻有 U 9B2C 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离娄下・第三十 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
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
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U 9B2C 狼，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青善而不相遇也。
「青善，朋友之道也；父子青善，贼恩之大者。
「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
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离娄下・第三十一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
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
殆於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
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
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离娄下・第三十二章

储子曰：「王使人□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
尧舜与人同耳。」

离娄下・第三十三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
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
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
卒之东郭□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
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万章上・第一章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天。何为其号也？」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天于父母，
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之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
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於我何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食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章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於父母，如穷人无所归。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
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於父母，
可以解忧。
「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
不得於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见之矣。」

万章上・第二章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
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
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之。
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食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朕；
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
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 U 50DE 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
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
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
奚 U 50DE 焉！」

万章上・第三章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风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於其国，
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
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万章上・第四章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
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
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哉，
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
「书曰：『□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万章上・第五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於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
诸侯能荐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於诸侯，
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
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
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
「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上・第六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内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万章上・第七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万章上・第八章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於卫主痈疽，於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於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
『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
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
「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
何以为孔子！」

万章上・第九章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承，假道於虞以伐虢；
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
「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
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於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於天下，可传於後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万章下・第一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於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
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
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
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
其中，非尔力也。」

万章下・第二章

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
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万章下・第三章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孟献子，百承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
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
「非惟百承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於子思，
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於亥唐也，入元则入，
坐元则坐，食元则食；虽疏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於此而已矣；
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享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反匹夫也。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万章下・第四章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
义乎？不义乎？』而後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
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於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唐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
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於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於民也，犹御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
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

其教之不改而後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
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
「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
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万章下・第五章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
「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承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万章下・第六章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後托於诸侯，
礼也；士之托於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於上；
无常职而赐於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於子思也，
亟问亟□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
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
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
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尧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
以养舜於畎亩之中。後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万章下・第七章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
「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

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
「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
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大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
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
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
「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万章下・第八章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第九章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後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